



种地瓜

□黄仲远

地瓜是插杆种的，而这秧杆的来源，大多自己培植，有的则向他人求取。

多年耕种的村民深知秧杆的脾气，于是先用锄头在田间来回推翻，稀松土质，随手反覆勾拉，田垄渐次捺开。之后，挖穴、栽秧杆、培土、浇水。浇水的次数随着时间的间隔越来越少，任它自取雨露。

在老家，村民基本上是到市场去买肥料，但仍有沿用草木灰施肥的做法。一年要施一两次肥，这样地瓜才会长得大，叶子也会茂盛。

每到收成的季节，村民便开始忙碌了起来，用锄头挑着装有编织袋的簸箕或箩筐，奔田里去。有时刚好周末，我也会陪同母亲收拾一下地瓜，打打下手。远远望去，

青绿的地瓜叶一道道铺开，覆在隆起的田垄上，温暖了地瓜成长的梦。

沿着田间的沟槽上行走，顺势牵拉，像飓风在遍布中窜动一样掀开垄上的地瓜叶，叶连着藤上扬，泥土在黄褐色浑然呈现的一刻完成集结。

在田埂边的第一道垄上动土，锄头的白刃从垄的肋间进入，一提，地瓜如同阳光下的胜利者，仰面朝天，自由地呼吸着新翻的泥土的气息。

劳动了大半个上午，地瓜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上，参差不齐，有大有小，等待着被盛装。我经常是拿着编织袋跟在母亲后面，帮忙收拾这些地瓜。尽量把黏在地瓜上的泥土弄掉，再装进袋子里面。大部分地瓜被收下，还有些个头极小挂的地瓜藤上或被弃置在田里。而被归拢一起的藤叶，一般是被挑回家去喂兔子，或者

煮熟和着淘米水养猪养鸡鸭。

收回的地瓜被分开处理，小块的主要用于蒸、煮、烤，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吃地瓜过来的。大的或堆叠成小山，取用煮食，或者拿去卖，换点钱买油盐；或在淘洗之后，去皮、切片或切块，风干日晒，等到百斤地瓜萎缩成三十斤左右的干货后，便贮藏起来；或送作坊搅碎成泥，再制成地瓜粉，稍一提起，制作地瓜粉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。

村里有人整了一台机器专门碾地瓜。提前把地瓜洗干净，再打个电话，师傅载来了机器，把洗干净的地瓜陆续倒入机器搅成地瓜渣，地瓜经过碾粉机碾成粉糟，碾得越细越好。然后，经常是我跟父母三人把地瓜渣放入一个大桶往里倒入水，再用一个滤网过滤

掉渣子过粉，一人泡粉，两人过粉。碾成的粉糟用过滤布两次过滤成粉水。已过滤的水反复几次倒入地瓜渣里面再次过滤，这样的地瓜粉才会变得更白。经过三次过滤后的薯糟晾干后是家禽家畜的食料。已过滤剩下的水溶液搁置白色桶里一个晚上，让地瓜粉沉淀下来。第二天将桶里的水倒掉，你就可以看到地瓜粉就沉淀在底部，把地瓜粉挖起来放在布上晒，晒干后就是平常咱们用来使用的地瓜粉。

这地瓜粉是绝好的食材，勾芡、煎海蛎都妙不可言。也不知道这么多年，它在母亲手中变成多少样式，想来做地瓜粉团是她最得意的。每当我回家时，她总会嚷着要做我爱吃的地瓜粉团呢。劳作和休憩交替，收获在累并快乐中延续。

这地瓜伴我一路走来，散发着母亲的味道，如清风徐来，吹绿田间里的地瓜叶，拂开淡紫色的地瓜花，在我的胃里涌着一股温暖，向四周蔓延。



流水

□吴东升

如果横亘在面前的十万大山
就是我今生必须穿越的苍茫
现在就出发吧！我怀揣一颗水晶心
两手空空，不带任何别样的行囊

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水路
足够我尽情展示潋滟的波光
日夜兼程潺潺溪流汩汩
我已经学会以奔腾的姿势越过峭壁和险滩

选择一个晴朗的早晨放下抽刀人的愁
打开心扉就能够感受到阳光的芬芳
细心地用清流濯洗途经的每一个日子
一路我从不放弃歌唱

向岸边的草木和天空的飞鸟致意
告诉路过的清风，心中有梦就有远方
闲暇时编织涟漪的网，不断收集雨露霜雪
为了涓涓细流也能够浩浩荡荡

沧海横流时有你提醒我
与生俱来的清冽和澄澈金不换
我们的遇见就是波澜壮阔的一生
无数美丽的浪花，就要在蔚蓝的海天之间怒放



(CFP 图)

每当要修改衣服时，我总会想起母亲那台缝纫机，它在我记忆的长河中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那台缝纫机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，外公给她的嫁妆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里，一台凤凰牌缝纫机在左邻右舍眼里已是豪华的奢侈品。面对邻居们的啧啧称赞，母亲可骄傲了！

母亲对这台缝纫机如视珍宝，不管家搬到哪里母亲都会将它携带身边，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母亲无数个日夜的辛劳。记忆里母亲忙完农活后，就会坐在缝纫机前将家人的衣服缝缝补补，邻居叔叔大婶们来求母亲缝补衣服时，热心肠的母亲从不推辞，经常夜已深了，她还在煤油灯下“哒哒……”地补制衣服，她手中的布料在针头下轻快地穿梭，仿佛正在演绎一场奇妙而醉人的舞蹈。

天伦

母亲的缝纫机

□李丁玲

在那艰苦的时代里，每个家庭里的孩子都多，我们家也不例外，我是家里的老五，母亲常常把姐姐们穿小了的衣服用缝纫机改制后，再给我和弟弟穿。一件旧衣服，母亲用灵巧的手在缝纫机上转来转去，飞速转动的轮子和上下跳动的针头伴随着有节奏的“哒哒”声，如同魔法一般，一会儿成了一件“新”衣服，我和弟弟穿着母亲改制的衣服总是笑得合不拢嘴，我们穿着它，在邻居小伙伴里炫耀着，小伙伴们都羡慕我有一个会做衣服的母亲。

那年秋天，我和弟弟要转学到镇中心小学读书，母亲用节省下来的钱，到村里的供销社买了两块布回来，一块粉红色，一块蓝色，我惊奇地看着那块粉红色的布，问：

“阿母，您买这布做啥？”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小囡和小弟，你们俩从小都是穿姐姐们的旧衣服，过几天要去镇里读书，我给你们做件新衣服，让你们像公主王子一样漂亮。”我和弟弟听了，开心得直拍手，欢呼雀跃着：“我有新衣服了！我有新衣服！”

母亲看我们那么开心，立刻掀开缝纫机，我和弟弟搬了张凳子坐在她身边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看着母亲“变魔术”。母亲先拿起软尺在我和弟弟身上量来量去，一边量一边记录，接着拿出一把尺子和一块白色的粉块，这边画画，又翻过来那边画画，接着用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地剪布，那眼神是那么专注温柔，让我一生难忘。布剪好后，母亲便坐在椅子上穿针引线，线从针头穿过后，她双脚放在缝纫机下面的踏板，一手转动着手轮，踏板前后晃动了一会儿就带动机器转动起来了，“哒哒……”那熟悉的声音如同一首美妙的乐章响了起来。不到半天，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就做成了，那崭新的裙子，针脚细密而

整齐，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母亲的爱与温暖，让我幸福得如同置身于蜜罐之中。我穿着它，转啊转，跳啊跳，仿佛就是童话中的公主，就连睡觉我都舍不得脱下来。依稀记得那天我穿那件粉红色的裙子，走进新学校和新班级时，迎来了很多同学赞叹的目光，那时的我无比骄傲和自信。

后来，我慢慢长大了，母亲不再改姐姐们的衣服给我和弟弟穿，而是用缝纫机为我们缝制了新衣物，从夏天简单的短袖、短裤，到冬天厚重的棉衣、棉裤，每一件都凝聚着母亲的心血和关爱，那些衣物虽然不华丽，却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母亲的缝纫机逐渐老去，它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充满活力，年迈的母亲也不再使用它了，但它在我心中却始终保持着那份独特的魅力。每当我走在商场或电子商务挑选衣服时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在缝纫机前“哒哒……”忙碌的身影，我的心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因为那台缝纫机不仅见证了母亲的辛劳和付出，更承载了我对童年的幸福回忆和对母亲的深深敬意。



山中日月

□黄炳坤

古大厝。高大的门楣上“日昇居”三个大字古朴苍劲。门窗上栩栩如生的雕刻，厅堂高悬的金字牌匾和厅柱上镌刻的楹联，尽显大户人家的非凡气势。一切都是向来人诉说它的主人曾经的传奇往事：鸦片战争前，茶商王泽臣及其子王永林跨海赴台，在鹿港创办茶行。后来，王永林叶落归根，携四担白银，辗转返乡，建了日昇居和茶场……如今，茶行的金字招牌，仍在闽台等地的街道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
在南山，与“日寨”遥相呼应的是“月寨”。

“月寨”，一念它的名字，一帘唯美的月色与古厝营造出静谧而安宁的意境。高高低低色泽参差的石头楼房，错落有致屹立在山顶，远望如壮丽的西藏布达拉宫。沿着迤逦而上的石阶，穿过古寨高大的寨门，一条两米多宽的青石板小道将两旁相

向的楼房串连起来，形成一轮稍弯的月亮，别在高高的山顶。倘若自高空俯瞰，两行高低错落的黛瓦，像两抹淡淡的眉，如斜月轻轻贴在小山尖。“月寨”的由来，别具景致。古寨很安静，安静得让人恍惚走入一段久远的时光。有几个在泡茶老者，热情招呼“吃茶”。

随意走进一座古厝，扑面而来的是淡淡的茶香，呈现在你眼前的都是时光走过的痕迹，精雕细刻的门窗，栩栩如生的廊墙雕刻，仿佛在讲述一场场繁华茶事。

磐乐楼，三层高的身躯在月寨尤为挺拔。

月寨人以种茶制茶卖茶为生，逐渐富裕起来，月寨成为小有名气的茶庄园。一天，土匪觊觎月寨财富，偷偷来袭，寨中茶叶被抢，王孝梅家损失尤重，于是，他决定修建一座坚固大楼，保护家人及月寨居民

的安全。磐乐楼建成后，王孝梅收购各家各户制作的茶叶，在楼里加工，然后销往海内外。在磐乐楼里仍珍藏着一面古匾，那是1900年楼主王孝梅在泰国的茶行开张，好友张的匾。

如今，月寨已是一片安宁，安静得听到时光流逝的声音。

一座楼的屹立，就是一个茶叶传奇的崛起；一座楼的背影，就是一则茶人开基创业艰辛而动人的故事；一砖一石，都镌刻着一段段铁观音茶发展的传奇历史。

日月永恒，茶香不息，日寨月寨这两颗茶海明珠中的“双璧”，各表一段令人赞叹的茶叶传奇。宁静而美丽的山村，古老的茶之原乡，还有多少古寨高楼，收藏着久远的茶人茶事，等待人们从历史的烟尘里拎出，在一泡茶的光阴中，被“咻咻”地啜饮，再慢慢吐出一口荡气回肠的豪气。



好察非明，能察能不察之谓明；必胜非勇，能胜能不胜之谓勇。



石草塘上白鹭飞

□李永和

冬日的清晨，我在一阵清脆的鸟鸣中醒来。走出家门，微风拂面，空气清新，浑身无比舒畅。

住在老家的日子，每天起床后我都会到几十米外的石草塘散步。一踏出大埕，抬眼就能望见。石草塘建于1956年，原来是蓄水灌溉庄稼的小水塘，后来随着堤岸加高加固，水塘的面积不断扩大，蓄水量增加了，一年四季可见碧波荡漾，清水映天，水塘成了一处美景。再后来，一些乡亲在它的周边建了房子。

关于水塘的名字，村里的老人说，原来这个地方是几块大水田，长着许多席草，这种席草晒干了能编草席，“席草”与“石草”的闽南话近音，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水塘叫成了“石草塘”。



(CFP 图)

一片又一片的树叶被我迅速串起。我偶尔抬头看一眼小伙伴们，只见阿刚抿着嘴，眼睛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他串树叶的速度极快，不一会儿铁丝上就串了好长一串枯叶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，我的额头冒出了汗珠，却顾不上擦，一心只想多串些树叶。手中的铁丝不断地重复着那连贯的动作：刺、拉、推，每串好一片树叶都像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竹筐渐渐满了。

夕阳渐渐西沉，天边被染成了一片橘红色，我们背着竹筐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虽然有些疲惫，但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

如今，时光已远去，小伙伴们也散落四处，但童年那“串树叶”的美好记忆，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角落，每当风拂过，叶飘零，串树叶的记忆就会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放映。



我怀揣好奇心，沿着西边的堤岸悄悄地走向它们，在相距一二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它们似乎也注意到我的走近，伸直脖子，抬起白色的脑袋望着我。我怕惊扰了它们，不敢走得太近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算拍几张照片。它们忽然拍着翅膀疾飞向天空，两侧伸展开来的羽翼比它们的身躯还长，腾空的时候奋力地上下拍打，柔韧的双翅划出白色弧线。从高处往下飞时则停止拍打，伸直双翅缓缓地向下滑行。快接近水面时忽又拍打翅膀往上飞，然后又绕着石草塘四周或腾飞或滑行。几只白鹭间隔不远，它们列着队在空中进行飞行表演。我仰望着它们优美的身姿，心底不由得喝彩。过了一会儿它们又落在北岸水草之中，依旧是一副悠闲的样子，石草塘似乎已成了它们的领地。

此时天色更亮，朝阳的光落在红砖墙上异常醒目，周边的几座房子传来鸡鸣欢叫声。乡亲们或走出家门到田间采摘新鲜蔬菜，或已经吃过早饭准备出门去做事，乡间公路上闪过匆匆而去的摩托车。

连接着石草塘的北岸是一片田野，种着番薯、蔬菜，每天都有乡亲在田野里忙碌着。每次回老家，我都喜欢沿着石草塘的岸边走向田埂，呼吸着从泥土上飘来的气息。

据说白鹭是“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”，享有“环保鸟”的美誉，白天喜欢在浅水域觅食，夜晚则成群栖息在密林中的高大树木上。石草塘有三面是山，山上树木葱茏，有高大的松树、木荷、杉树等，就算是冬天仍然郁郁葱葱，或许这片山林正是它们栖息的好场所，它们才肯在这里安家落户。

我不知道白鹭什么时候在这里生活，问过附近的乡亲们，大家也都说不清它们什么时候来这里的。其实不止白鹭，还有其他鸟儿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村子里，林间小道还常见到松鼠闪过的身影。这片水塘，这个村庄，已经成为动物们快乐的家园。



喜心看欲雪，佳句续围炉。
——宋·彭汝砺《和庭佐弟韵》

夜归不到应闲事，热饮三杯即是家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冬日平泉路晚归》

杲杲冬日光，明暖真可爱。
——唐·白居易《自在》

爱日烘晴书，轻寒护晓霜。
——宋·陈克《南歌子》